

# 医学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理论框架的 建构、探索与实践

——基于北京大学医学新生的第二课堂教育

刘芳 张宇皓 张莉娟

**内容提要：**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启蒙与培育是医学院校重要的教学任务，也是医学教育领域的关键。基于知识哲学论和互动式教学理论，根据知识自身类型和不同的传播方式构建理论框架，提出医学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应包括“单向传播—显性知识”“双向传播—显性知识”“单向传播—隐性知识”和“双向传播—隐性知识”四种路径。结合北京大学医学院通过第二课堂培育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实际情况，探索这一理论框架在专业认知、价值观念、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培育中的可行性，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实效性。结果显示，医学生在人文情怀和责任意识两方面素养或认知的提升最明显，学生对实践体验感更强的教育路径评价更高，这提示应进一步加强显性教育路径的科学性设计，并在与第一课堂的关联性以及生活的融入性方面进一步革新。

## 一、引言

“医学职业精神”的概念自2005年引入中国，众多学者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它是医者所表现出的医学行为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其内涵反映出医学的职业性质与特征，以及医学从业者的共同价值追求，反映出社会层面对医学职业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统筹推进育人方式，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世界一流的大学。在全面推进医学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培养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加强医

学职业精神教育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核心目标。医学院校应顺应医学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在医学人才培养的各层次以及各教育阶段设置有针对性的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内容，建立科学的培育模式，为卓越医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筑稳根基。

医学人才培养各阶段的职业精神教育需要遵循其知识认知水平和个性发展需求，同时与现实医疗环境以及医学生的学习生活相结合，采用合适的教育策略进行设计与实施。其中新生教育阶段是系好“第一粒扣子”的关键时期，教育效果直接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对大学

**作者简介：**刘芳 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工作部 副研究员  
张宇皓 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工作部 助理研究员  
张莉娟 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工作部 副研究员

本文系北京大学医学部2023年学生工作系统课题立项重点招标课题“医学生医师职业精神培育体系研究”的结题成果

【项目编号：BYXG230110】

生活及今后发展至关重要。北京大学医学部通过第二课堂教育模式启蒙教育医学生职业精神，使其在参与和体验中，获取直接的经验和感性认识，促进其医学职业精神的认知与能力发展。

## 二、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必要性

医学新生怀着对医学的渴望和憧憬进入校园，对专业认知比较理想化，尚未形成属于坚定的职业目标与价值观念，他们广泛吸收新知识、新事物，对医学职业精神处于初步认知的阶段，此时实施的教育内容更容易被学生接受。日本千叶大学第一学年即开设医学职业精神培养课程，涉及136学时，通过小组学习和到校内外相关机构的体验，促进医学生关于职业精神构成要素的交流；英国利物浦大学一直在实施以问题为导向的职业精神隐性教育模式，大学一年级即有仪式体验、早期接触临床、实践与反思等促进医学新生的学习兴趣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为院校全程的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目前国内的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仍存在问题，多数医学院校对医学新生的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缺乏明确的要求和有针对性的设计。由此，从新生阶段起步的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迫切需要改进与加强。

目前国内高校成体系的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内容多以医学人文相关课程形式存在，主要通过讲授“医学史”“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课程来实现，学时设置比例较小，理论讲授居多。医学新生尚处于通识教育期，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医学导论课程为主，课程中没有真实的参与医学医疗实践的情境，同时能够对其予以补充的第二课堂多元化教育载体尚未得到充分挖掘。K.N.Nason

等人也认为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的培养不应仅局限于课堂内。第二课堂即指在第一课堂外的时间进行的与第一课堂相关的教学活动，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个性化、灵活性、全面性等特点，学生在参与中体悟与感知医学职业精神内容，进而升华为自身的理解与认知。因此，系统性地在第二课堂教育体系中推动医学生职业精神水平的发展也是现代医学教育亟待探索的重要内容。

## 三、医学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的理论框架

基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知识哲学论和传统教学论中的互动式教学理论，本文构建医学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的理论框架。迈克尔·波兰尼将知识分为可以被完整表述的显性知识以及难以言述的隐性知识两类。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按照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对，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借鉴波兰尼的知识显隐性理论，医学教育中的传授内容也可被分为显性内容和隐性内容，前者是通过理论授课、专题讲座、小组讨论等仅需文字和语言即可传授的知识；后者则需要通过实地体验、参观观摩等现身说法、言传身教才能有效传递的内容。教学论中的互动式教学理论认为知识的有效传播和获取包含两种途径，即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单向的传播即指受教育者单方面接受教育

者的灌输知识而不产生反馈、仅是被动接受；而双向的传播则是指，受教育者在接收内容时对内容本身理解和反思、与教育者或其他受教育者之间产生互动，与单向传播的显著区别在于受教育者在双向传播中自身也会成为教育活动的发起者。

根据知识类型和传播方式的不同维度，将其两两结合，医学新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的路径构建了具有四个象限的二维坐标系架构，即单向传播-显性知识、双向传播-显性知识、单向传播隐性知识和双向传播-隐性知识。单向传播-显性知识的教育维度即学生单方面接受教育者的知识传播和分享，以讲座、报告、集体分享等传递知识为主。如医学各领域专家为新生开展“我和我的专业”专题讲座，知识的传播过程按照讲授者的思路展开，为学生了解专业并建立正确的专业认知提供保证。双向传播-显性知识的教育维度即学生通过和教育者之间即时的交流和互动学习知识，以小范围专题研究、座谈、对话等形式开展。如“主题读书活动”通过领读人主题分享、作者点评、学生畅谈感受等方式，就医学人文书籍的某些内容，学生在互动式研讨中加深对沟通技能、伦理道德和职业精神的理解。单向传播-隐性知识的教育维度即通过现场观摩的形式，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与感受学习内容，在实践初探中加深对于理论的认识，常见形式包括参观展馆、情境观摩体验等。如医学新生身着刺绣学校名称和学生姓名的白大褂宣誓医学生誓词，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加深对医学事业的崇敬、对责任与使命的承诺。双向传播-隐性知识的教育维度即指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将理论知识以及参观、观摩等获取的感受和思考转化为行动力，真正把知识转化到应用层面的教育过程，以职业模拟、志愿服务、社

会实践等形式存在。如学生通过参与安宁疗护志愿服务项目，体验以奉献为主题的实际工作，加深对职业价值的认同。

#### 四、医学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探索

2001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在《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提出，追求卓越专业知识、利他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诚实守信及敬业精神是全球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是一个不断积累、递进且系统性教育的过程，根据其专业学习的深入程度、学生成长发展规律以及医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每个阶段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侧重各有不同。对医学生所实施的职业精神启蒙培育应以认知层面的教育为主体，其第二课堂教育应以引导医学新生了解并建立正确的专业认知，培养其责任感、使命感及奉献精神为目标。基于此，北京大学医学部针对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启蒙教育以专业认知、价值观念、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四个模块组成，设计与实施第二课堂教育内容，并在每个模块中探索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理论框架的可行性。

学习是一种能动的建构过程，在学习者摄取信息之后，其对知识的理解不仅需要个体对知识的主动加工，还需要特定情境下的递进式学习历程。高级学习的途径建议对同一主题内容的学习在不同时间多次进行，每次均采用不同的情境，着眼于主题内容的不同侧面，这将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知识。第二课堂中的职业精神启蒙教育不同主题四个模块渗透于新生教育全学年同步开展，同时为了更有利于医学新生的思维发展和建构知识，每个模块的教育内容以特定顺序于不同时间展开。医学新生进入大学对各方面处于初探阶段，应先通过单

向传播 - 显性知识的教育路径传播有关于价值观念或前沿时事, 让学生清楚社会的共识以及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 在此基础上学生个体经过自身思考, 继而可以在双向传播 - 显性知识的教育路径中与讲者就某一问题进行互动式交流或持续深入地探讨, 完成“为什么”的相关探究, 这个路径是学生从认知到行为启动的重要桥梁; 实践体验是教育内容的强化, 可以加深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和认同, 那么随即开展的单向传播 - 隐性知识教育路径是引导学生从理论部分走向实践的关键跨度, 能够帮助学生在实践层面对不同模块的教育内容进行检验和初探; 在经过个体理性的体验后, 双向输出 - 隐性知识路径最终为学生提供了基于自身沉淀和反思内化而进行的输出式、互动式学习机会, 促进学生个体的感性认知向正确的职业精神转化与升华。如责任意识教育模块, 学校邀请援鄂医疗队成员分享在危重时刻处置病患的经历和故事, 传递医学从业者的坚守与责任; 继而在后续的“生命主题班会”中由学生分享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 在思想的互动中探讨医学的责任; 解剖博物馆等系列场域的参观学习则意在让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解剖组织标本、向大体老师致敬, 尊重生命、体会尚仁医者的担当; 在基层社会实践中, 学生调研国家医疗卫生的发展状况,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思维路径递进式展开, 引导新生逐步深化对医学职业责任的理解, 并在实践中促进人类健康和医学发展。

## 五、医学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实践

为进一步探索医学新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的实效性,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设计调查问卷, 并根据专家意见调整问卷最终确定了 14 个问

题, 于 2024 年 1 月对曾受教群体开展回顾性调查, 评价性题目满分为 10 分, 分数越高代表结果越正向。调查对象为 296 名 2021 级(133 人, 占比 44.9%) 和 2022 级(163 人, 占比 55.1%) 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 其中临床五年制 114 人(占比 38.5%)、临床八年制 182 人(占比 61.5%)。调查结果显示, 通过新生阶段的系列教育内容, 96.6% 的调查对象对医学职业精神有了进一步了解, 76.7% 的学生对第二课堂医学新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的整体性设计与实施表示满意。针对不同的教育侧重, 调查对象对自身“专业知识”“价值观念”“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四方面素养或认知提升的平均分分别为 6.81、7.16、7.38、7.37, 这说明丰富的教育内容在培养低年级医学生职业素养的道路上做实了第一步, 学生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意识”两方面提升最明显。这些素养或认知的提升也体现在 4 名医学生受邀在中国医学生职业精神发展联盟暨第十六届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上做主题报告, 19 名学生投稿至《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主办的第四届“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 共享美好医患关系”主题学术会议并分获一、二、三等奖, 他们这些以所学积极践行职业精神的行动都将成为其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围绕通过第二课堂传递的教育内容, 如何理解以及如何践行医学职业精神, 学生进行了深入讨论。学生参加陶勇医生讲座, 了解其面对挑战的心态以及分阶段的职业经历, 深受启发, 面对未来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学生会以其坚韧和毅力不断前行,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CPR 培训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急救技能, 同时也帮助学生提升团队合作意识, 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提升学生在紧急医疗情况下的应变处理能力, 帮助其在未来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履职尽责。

新生职业精神启蒙教育通过“单向传播-显性知识”“双向传播-显性知识”“单向传播-隐性知识”和“双向传播-隐性知识”四种途径推动学生职业素养或认知的提升,调查对象对这四种途径的教育效果评价得分分别为6.04、6.80、7.40、7.72,整体来看学校创设的综合育人环境能够很好地切合学生的成长需求,但调查结果也提示我们针对职业精神启蒙教育的显性教育机会还需做更科学的设计。57.4%的学生表示第二课堂所呈现的教育方式足够创新,且67.5%能够感受到后续年级学习中有关职业精神教育的纵向衔接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所实施的第二课堂教育内容与第一课堂的关联性,以及职业精神启蒙教育与生活的融入性还有较大程度提升空间,这为进一步完善新生阶段职业精神启蒙教育指明了方向。

## 六、结语

医学新生阶段开展职业精神启蒙教育是多阶段系统性教育中的第一环,在整个教育流程中起到基础性、导向性、示范性和关键性作用。继续完善好对新生的职业精神启蒙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设计,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医学职业精神教育的影响因素很多,在新生阶段更有其特殊性。高校创新教育模式,推动医教融合,培育时代英才,进一步关注学生的教育需求,增强认识,革新形式,更加巧妙地将教育融入生活性实践,并加强与第一课堂教育内容的联动,将其突出于全人教育过程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塑造拔尖创新的医学人才。

责任编辑:曹睿涵